

邮箱:ycwbfk@163.com

串场人家

往事难忘

流年碎影

大寒过后是春天

□张国军

朔风,奔跑在辽阔的田野;冰霜,装扮了萧疏的万木,从不缺席最后一个节气的相聚。给人传递萧红笔下大地被冻裂的气息,要经受严寒的历练,共同走向下一个轮回的春天,感受杜甫的“迟日江山丽,春风花草香”。

冬天的气息,虽没有春天温暖,夏天热烈,秋天爽快。呼出的空气,都把窗户上的玻璃凝成了冰雕似的窗花。而它正以这种冰封大地的姿态,保持土壤的温度,为万物提供休养生息的呵护,储存奔向春天的力量。

青青的麦苗,为冬天保持一抹绿意,给人类贡献食粮,任凭风吹霜打,匍匐在地抓须扎根,盖着雪白厚厚的羽绒被,尽享升腾的地气,强筋舒骨。待冰融花开,起身、拔节、抽穗、扬花,为丰收播下麦香。

聪敏的青蛙,与清风和鸣,从春叫到秋。它感受到了冬的严寒,不声不响地跑到地下室里铆劲,只等惊蛰的一声雷鸣,它鼓嘴一呼春天来了,于是其他虫儿们唧唧吱吱地唱响一片,跳啊,蹦啊,迎来春光一片。

动植物面对冬天自加耐力,经受考验,坚定冬天过后是春天。那时年轻的我,对美好工作和生活的追求,也和它们一样坚信冬去春来。

30多年前的初冬,农村退伍兵的我,“旱鸭子”变成了“小水鸟”,到水运公司水泥船队当了驳船水手,成天搭跳、系缆、撑船、推舵……

到船队才两个月,基本的弄船技能还没完全掌握,就遇上了虎头潮。记得是当年12月1日,那天八九级风,船队在武障河等待过闸。傍晚风停了,开始涨潮,当时并未感到灾难正在逼近。在舱面的我们,就看一个浪头打来,所有驳船全被大潮涌到了河心,我们不管使多大劲,推关起锚就是推不动,船与船缠在了一起,解不开,轮船拖不走,只能用太平斧砍断钢缆。原来锚齿钩在了船舱的龙骨上,把船底戳了个大窟窿。

为了保船,没有抽水泵,我们赤脚站在舱内腿肚深的水中,用塑料桶一桶一桶地提水倒出舱外。腿冻红了,脚冻麻了,冻得浑身打颤。舱内水位在不断升高,沉船的危险在继续加大。那一夜,我们在冰凉彻骨的河水里,在无遮无挡的河坡上,在呼呼的西北风中度过了不眠之夜。

寒冬过后是春天。在船队的两年多时间里,我提锚、带缆、推舵、撑船,船队遇险不顾安危排险。空余时间学习新闻写作知识,向公司“水运之窗”简报和市县主流媒体投稿,宣传交通运输经验,得到了船队干部和公司领导的赏识。时间不长,把我调到分公司办公室和总公司办公室,负责宣传工作。这虽是我个人的一点进步,却说明工作生活中的每一个季节和过程都有其意义和价值,让我们在冬天里保持坚韧,追求梦想和幸福,冬天过去一定会春暖花开。

悠悠流年似水,漫漫人生如渡。如今,王家渡口早已被岁月尘封,昔日喧闹的码头也相继被一座又一座坚固平阔的跨河大桥取代,但是,那渡口、渡船以及摆渡人王大爷总是令人难以忘怀。

渡口

□宣江

老家门前不远处横躺着一条大河,自西向东涌流入海。它是早年运输海盐和棉花的漕运水道,源远流长。20世纪50年代中期,政府为了方便两岸村民出行,在彼此岸边择优选址,设立了一对渡口,二者互为依存,此岸即彼岸,起点亦终点。黄土夯实的码头探身水中,隔河相望。同时打造了一只木质渡船。渡船首尾一式,平头扁底,腹宽舱浅,次第往来于两岸之间,风雨无阻。

渡口两侧常常停泊几只外地来此做生意做手工艺的小木船,主人以船为家,或收购废品,或补锅锡碗,或修锁配钥,船民们在岸坡上砌灶烧饭,晾晒衣物,生活得从容自在。渡口的岸上是乡供销社的一个下伸站点,商品种类很多,有布匹文具日杂百货,有油盐酱醋糖烟酒。逢年过节,这里人头攒动,俨然成了两岸村民购物的集市,渡口上下也随之热闹,增添了人气,充满了生机。

船工王大爷年近花甲,两个儿子均已成家另立门户,只有他与老伴临河而居,两间茅屋,四周土墙。老两口终日守望渡口,为途经者拔篙摆渡。大爷的劳务报酬是村里给予的定额工分,年终兑现,因此,本村人过渡概不收费,外地人的过河费,他分文不占,定期悉数上交村里的会计。他平时的生活来源,一是过渡婚嫁迎娶者塞给他的红包,喜钱照收不拒,再就是捕鱼捉蟹卖钱所得。他有一套渔具,网罟钩钗,应有尽有,只要两岸无人叫渡,他就在渡口附近捕捞鱼虾,收获屡屡让人眼馋。一簋烟水任平生,两鬓霜花映夕阳。

大爷记性特好。他记得村里当天几人过河几人未返。常常在天黑以后点亮一盏马灯置于船头,耐心守候姗姗来迟夜归人。渡船的中舱里放着一只小木盒,顶盖中间有一道狭长的口子,落着锁,这是大爷离船上岸后为外地人过河投币所备。无人撑船,过河者就自己拉船。船的两头各有一根麻缆,系住码头的木桩。缆的居中拴两块砖头,使之正常沉于河底,以防缠住过往船只的舵身。人们上岸前,总不忘朝木盒缝里如数丢几枚角子。大爷常常捧着盒子摇晃,从咔嚓咔嚓声中估摸其中的进项,喃喃自语:这钱一分也不能乱花,全是贴补修船用的。

修船是一项繁杂的工程,每隔两年一次,大多是选择烈日炎炎的盛夏,由村里组织一帮专业的工匠,先是人拉肩扛,将船身起水移至河坡,悬空倒扣在捆好的芦柴把上,仔细清洗,除污祛秽,曝晒两天,更换朽木、断钉和锈锅……此时,钝凿所及之处,受铁锤敲击的外力作用,会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,很像古代沙场催征将士的鼓点,又像是暴风骤雨来临前的闷雷,与工匠们欢快的号子相互交织,此起彼伏,响彻两岸的大小村庄。最后整个船体内外涂刷两遍桐油,晒干,便大功告成。此时,大爷最开心,早已张罗了一桌酒菜,热情犒劳全体工匠师傅。大家开怀畅饮,尽兴而归。大爷大妈望着月光下修葺一新的渡船,兴奋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。

悠悠流年似水,漫漫人生如渡。如今,王家渡口早已被岁月尘封,昔日喧闹的码头也相继被一座又一座坚固平阔的跨河大桥取代,但是,那渡口、渡船以及摆渡人王大爷总是令人难以忘怀。

铃声悠悠,今天那种挂在树上的铃儿早已成了古董,但当年那“叮当”声中带着的一种温情,久久回荡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头。

铃声悠悠

□仇育富

第一次进学校听到上课的铃声感觉自己到了一个新的世界,满眼的好奇,从此我听着这铃声上课、下课、吃饭、睡觉,铃声引导着我的童年、少年在一个有规律的频道上运行,在铃声中完成了我整个学生时代。

记忆中有两次印象最深的铃声,第一次是我在乡下上初中期间,有一次课间去食堂送饭盒,刚从食堂出来便听到了数学老师刘克成一手拉着系在树上的绳子,有节奏地拉着,另一只手插在口袋里,还夹着课本,他当日值日打铃,打完铃便直奔课堂。我经过他身旁的时候他朝我看了一眼,我赶紧加快速度,经过厕所时突然从里面奔出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,直冲我的怀中,当时速度很快,一下子将小男孩撞倒在地,当场不省人事。刘老师一只拉铃的手不动了,嘴巴张得大大的,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,几秒钟后冲着我大喊:“赶紧抱到医务室去。”

村里的医务室就在学校的河对岸,只有百米左右的距离,我抱着小男孩飞快地跑到医务室,医生查看了一下,当即要求我们赶紧送到县人民医院。

那次的意外事故对我这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来说显然难以承担,之后好一阵我都不敢再听那上课的铃声,每当听到那铃声响起总是心有余悸。

在水上学校时也有一次极为特殊的铃声,那是在一个下雪天,好大的雪在天上飘着,很快地上积了一层厚厚的雪,下课后学生们纷纷来到室外,惊喜这漫天的大雪,惊叫着,欢呼着,眼前这场大雪让大家显得异常兴奋。来自无锡的大黄老师是初中部的教导主任,在学校里很有权威,我在地上捧起一团雪,他突然在我后面也捧起一团雪,竟然朝我砸了过来,我不敢想象这是我们平时既威严无比又让人尊重的一位老师,他却没有理会我一脸惊诧的表情,还在一边捧着地上的雪,一边朝我扔过来,嘴里还在说:“你快去办公室,通知老师们,让他们将学生们都叫到操场来,来一场师生雪仗比赛,你去打个紧急结合的铃,快去!”

听到这话后,我激动不已,如此好雪景正是打雪仗的好时机,想不到大黄老师这么通人情,能看懂学生们的心思。我如肩负一种神圣的使命一般冲向那能指挥整个学校师生的上课铃,以最快的节奏拉动起来,那铃声中有无比兴奋之情,我无心去理会同学们目光中的疑惑,只管拼命地使用我学生时代唯一的一次特殊的“权利”。

最先走出办公室的都是来自苏南的知青老师,他们看到大黄老师正和学生们打得起劲,也都纷纷加入他的阵营中去,将手中的一个个洁白的雪团扔向了对面自动形成的学生阵营。一场师生雪仗“混战”就此展开,打得难解难分,操场顿时变成了白雪飞舞的战场,这里已经没有了师生之分,有的只是大人和孩子间的嬉闹。

初中时代来自苏南的那些知青老师们对学生是严格的,教学是严谨的,穿着是时尚的,行为是开放的,这场师生间的雪仗可谓是一次空前绝后,在我学生时代留下了美好的记忆,至今我们还会时常谈论那场激动人心的雪仗。

铃声悠悠,今天那种挂在树上的铃儿早已成了古董,但当年那“叮当”声中带着的一种温情,久久回荡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头。

本版绘图:吴雨欣